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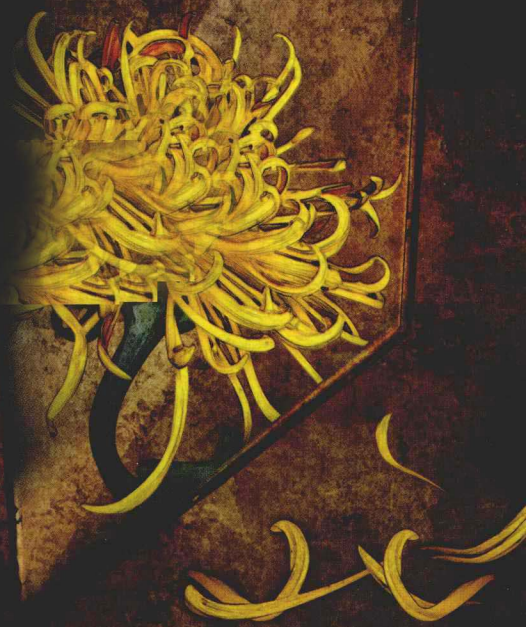
# 菊花开了

谨以此书，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心中那大片大片的黄花，氤氲着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映衬着英雄志士们奇绝灿烂的心路风景。我愿它能够永远镌刻在万里长空、神州大地和世代人心，无论是风和日熙还是阴雨绵绵，那别样的幽香会永远弥漫四合，历久不散。

刘东黎作品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 黄花落，黄花开

◎ 刘东黎 著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黄花落, 黄花开 / 刘东黎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244-997-8

I. ①黄…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0 ) 第 224065 号

## 黄花落, 黄花开

- 总 策 划    吴江江  
作    者    刘东黎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 兼传真 )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http://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mailto: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997-8  
定    价    29.9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冷风热血黄花梦（代前言）

一个世纪前，辛亥年间的三月份，在广州那边曾经响起过一阵令人心悸的密集枪声。之后，有七十二个起义者，倒在了革命成功的前夜，后葬于黄花岗荒丘。虽然在当时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孙中山语）；不过隔着一个世纪的辰光，隔着陈旧的书页，现在听起来，那寂寂黄花和离离宿草，都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然而，一个大大小小黄花的意象，在时隔一个世纪后，却奇怪地成为了我的一方精神磁场，无从回避也无处遁形。那一片黄花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风起时，花儿便惬意地叹息；月光如雾气，远处有隐隐的江涛，不远处有寂寂的虫鸣。在夜晚的想象里，那片黄花会经常带我穿越翻天覆地而又分筋错骨的一百年。日久年深，就有了眼前这部小书。

我选取了蔡锷、黄兴、杨度这三个人物，来完成我这个纠缠已久的梦想。他们的命运，都已经沉落在历史的深处，但却依旧鲜活，在充满传奇和曲折中，留下了很多灵魂的碎片，供我怀想和解读；他们的救国历程、兄弟情谊、分合恩怨，自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命运轴线，用不着我穿凿虚构。

他们三个人的遇合，给了我适逢其时的美感与震撼。他们三人有着协力同心救国救民的人生承诺，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就是千年帝制走到尽头后中国道路的选择；他们的困惑和迷惘，也几乎就是古老中国新生前阵痛的写照。他们每个人

都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他们拼尽心力，千辛万苦，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在缔造了中华民国后，忍看民福仍其不增，国运仍其不幸。

从天外吹来革命的罡风，横扫六合，涤荡九垓，将猝不及防的他们全部席卷其中。他们之间有分歧、冲突甚至分裂，有时甚至到了反目为敌的地步；然而凌跨冷风热血，友谊和信任仍能升值。纵有沟壑，架桥可渡。他们每次重大的分歧和争吵，几乎都出现在中国国运面临重大转折的关口，他们个人的情感命运与家国命运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凸显着历史的宏阔与沧桑。

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勇敢与坚毅、偏激与仁慈、狂热的冲动与持久的信念，都构建出了不同凡响的层次和厚度，无论历史分期、朝代更替，都无法撼动、无法改变。或许时间已使他们的事业变得有些褪色，甚至是某种罪恶，但姑且不管是非对错，在那别样的沉重和动荡中，他们都有着一种与家国同步共运、相映互耀的高华气质，以及那个时代的精英所独有的家国忧思，一次次成为我们共同感动的情怀——自然也包括杨度，这个被狂热的激情推举到顶峰的人，最后却被错误的理性拽下万丈悬崖。

在这部小说中，我力图对笔下的人物进行一种精神气质和风度的描摹，而不是沦为趣味性或评判性的叙述。我努力复活一些鲜活可触的历史细节，包含着对辛亥革命得失的探讨，对晚近中国的思考和理解，也试着借此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心中那大片大片的黄花，氤氲着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映衬着英雄志士们奇绝灿烂的心路风景。我愿它能够永远镌刻在万里长空、神州大地和世代人心，无论是风和日照还是阴雨绵绵，那别样的幽香会永远弥满四合，历久不散。

# 目 录

## 冷风热血黄花梦（代前言）

### 第一章 欲近天晓 001

|             |     |
|-------------|-----|
| 千里烟波        | 002 |
| 中国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 | 007 |
| 十万军中挂帅来     | 023 |
| 辛亥年的枪声      | 036 |
| 养寿园里的神秘客人   | 044 |
| 武昌！武昌！      | 051 |

### 第二章 咸与革命 063

|           |     |
|-----------|-----|
| 公不出山，奈苍生何 | 064 |
| 重九狂飙      | 077 |
| 南北和谈      | 089 |
| 两场逼宫大戏    | 099 |
| 最后的刺客     | 108 |
| 孤儿寡母      | 117 |

### **第三章 民国新成** **123**

|           |     |
|-----------|-----|
| 革命尚未成功    | 124 |
| 北京兵变      | 128 |
|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 135 |
| 唐总理的洋脾气   | 139 |
| 枪声击碎宪政梦   | 143 |
| 二次革命      | 150 |

### **第四章 槛虎于桤** **161**

|           |     |
|-----------|-----|
| 半截皇帝      | 162 |
| 进京        | 166 |
| 袁大公子想当孟尝君 | 171 |
| 恶客东来      | 177 |
| 皇权与气氛     | 186 |
| 莫到琼楼最高层   | 189 |

## 第五章 去意徊徨 193

|             |     |
|-------------|-----|
| 云吉班里的蔡将军    | 194 |
| 弦歌如织        | 200 |
| 来中南海踢场子的大名士 | 212 |
| 给云南唐将军的信    | 221 |
| 名缰利锁        | 234 |
| 出逃          | 251 |

## 第六章 铁血护国 259

|         |     |
|---------|-----|
| 千里辗转    | 260 |
| 护国惊雷平地起 | 268 |
| 老朋友摊牌   | 284 |
| 送命二陈汤   | 293 |
| 月黑风雨夜   | 304 |
| 大风歌好不如归 | 318 |

## 第一章

## 欲近天晓

# 1 千里烟波

多少年之后，蔡锷总会想起 1902 年 5 月中旬，他和杨度、黄兴乘坐日本客轮“山东丸”号，一同赴日留学的那一天。

在人头攒动的吴淞口码头上，搬运行李的挑夫和检查行李的军警拥挤喧哗着，发出一阵阵嘈杂的人语声浪，加重着他千里去国的孤寂和离愁。

船终于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天气特别好，微风拂面，碧涛万顷，海上有一些水鸟，太阳渐渐升起。

当“山东丸”号驶离吴淞口，来到公海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乘客们都涌到甲板上凭栏眺望，呼吸着海上的自由空气，欣赏着茫茫无际的海上月色。

蔡锷也从客舱里走到甲板上。那年的他只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皮肤白皙、面目清癯。他那稍嫌瘦削的脸上，似乎总有一种深藏的惊讶，以及因为孤独而带来的忧郁；就像他现在趴在栏杆上的样子一样，目光疑惑地望向大海，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绵长无尽的思考。一般而言，有这样目光的少年，注定将会有心路崎岖的命运。他们的智慧总会伴随着怀疑成长，他们的脸上，便始终笼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深思的迷雾。一种特殊的气质会经由日积月累，沉积堆砌而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注定将不会平凡。

夜色正在淡去，显出海上的一层薄雾，像一层纱幕。渐渐地，这层纱幕也消失了，大海清楚地显露出来，没有遮掩，也很平静，但是再没有遮掩也觉得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再平静也觉得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只因为它是大海。蔡锷怀着崇敬的心情，凭栏远望。

这不是他第一次去日本。三年前，他应恩师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后来因父亲

病故，他匆匆赶回邵阳老家奔丧，待丧事完毕，协助兄长安顿好后事后，他再一次辞别老母，踏上返回东瀛之路。从古老帝国航向现代世界，蔡锷感觉自己与自己的国家一起，进入到了一条神秘、曲折、充满冒险与奇遇、而最终期以光明终点的航道。在精神与时空两方面，远渡东瀛都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创举，它打破了有史以来中国青年所走过的封闭、循环的人生轨迹，而获得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开放视野。

但此时的他，只是在想家乡的一切，曾经的日子一点点清晰起来，思维绕过岁月的河滩，又溯向了记忆的源头。

再过一段时间，长沙城里就要渐渐飘起越来越浓的桂花香啦，手艺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展示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嘹亮嗓音。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韵味悠长，就如同湘江亘古不变的水声，让长沙人在梦醒的一瞬间、在回头的一刹那，都能忆起那迟缓而温暖的过往。

不过当时的长沙，已经有了不少新鲜的事物。作为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和舆论中心，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谭嗣同等人搅得风生水起；而且机器制品局、商务局、农工商总局、丝茶公司等也纷纷挂牌，铁路也开始修建，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振奋之感。

在长沙，很多人都知道邵阳有个神童蔡艮寅，他13岁考中秀才，14岁时岁试第一，15岁秋闱中举，16岁投考时务学堂。在参加考试的两千余人中只录取40名，而蔡锷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那时，蔡锷还没有改名，名字就叫蔡艮寅。这个少年怀着无比新鲜的心境，迈进了省城长沙位于贡院大街的时务学堂的大门。

时务学堂白墙灰瓦，所有的檐柱、梁椽都不上漆着色，除去做工精细之外，一切唯求朴素清淡。坐在书案之侧，推窗所见是几株高过屋檐遮天蔽日的浓绿的芭蕉。但这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学堂。从早到晚，学堂总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省城衙门里的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到学堂里来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关心国事的商贾百姓，也纷纷前来参观，一时间这块安静的求学之地，成了各界人士议政的中心。当然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本意，他主持时务学堂，就是要把这里变成宣传维新思想，培育维新人才的基地。

想到梁启超，蔡锷的心里泛过一丝暖意。梁先生的教学方式很与众不同，正正规的讲课时间不多，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作业来启发思维。那年的梁启超也还只有二十六岁，思维敏锐，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政令、各种动向的议论，也可以是关于身边琐事的观感和心得。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批语动辄数百上千言。有时他给蔡锷的批语，往往要比蔡锷写的札记还要长。

蔡锷是学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据说，也是头脑最聪睿的一位——十几岁的年龄，他和学堂里的其他师生们一样，有着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以及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

在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学堂里，他聆听了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和熊希龄等近代大贤激进的改革言论。这个童心未泯的少年，是如何慢慢有了慷慨志士的担待？蔡锷一生所作所为，和时务学堂的求学生涯有多大的关联？这些问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一番中国近代最高水准的教育历程，对于蔡锷的精神启蒙而言，一定是弥足珍贵的。

往事如海，涌动着跨岁月的波浪，倏忽在蔡锷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这个年轻人开始用一道尚未完全成熟的目光，疑惑地打量着这个古老的帝国。此时的大清王朝，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但毕竟变革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长江，来自西方列强的轮船军舰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出现；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开始用印刷出来的西方科学教材训练年轻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在各省和军机处之间飞快地传递；在文化思想界，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也开始在读书人的手中流传……

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农村中，教育模式几乎丝毫不变，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1898年，贡院大街家家户户又都照旧挂出了过年的灯笼，灯笼们在黑冷的夜幕里大睁着血红的眼睛。时务学堂门前的两只石狮子，背后的对联也照旧还是老式的句子。多年以后，蔡锷用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的视角，去回顾那段充满激情但又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无法回避当时的张皇和先天不足的困境。即使在长沙这样维新呼声极高的城市，由于变法诏令过于繁杂，也很多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

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没多久，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一个浓烈的强国梦，就这样在百日之内迅速地夭折了。

变法失败带给蔡锷这一代人一种独特的宿命，那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乃至对整个人生的绝望；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之后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他们虽然还在左冲右突，却一生都难以摆脱看不清前路的绝望。

百日维新后，一夜之间熟悉的生活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时务学堂的总监谭嗣同被杀、恩师梁启超流亡日本，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

蔡锷和十几名同学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院方听说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害怕受牵连，拒绝录取。不得已，蔡锷又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道蔡锷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当时乘坐的，也是这艘“山东丸”号。

他的两个湖南老乡这时走到他的身边。长沙人黄兴在性格上，则属于另一类人——他大大咧咧，豪爽仗义，性情如火如荼。他敢于抨击时政，在学子中威信颇高。他就像一座资源丰富的矿山，宝藏多得别人不来开采就憋得难受。因此他敞开心怀，经常是一副招兵买马的模样，吆喝着让人们都前来享受。

而湘潭人杨度，则永远是那样稳重斯文。他原是湖南大名士王湘绮的门人，从小就有才子之名。戊戌维新后，清廷开经济特科，他入京应试，又考取了第一等第二名，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昌两湖书院。不久，就以其学识文章、诗词歌赋名播湘鄂。

他二人今年一同考取了湖北省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搭乘上海至横滨的轮船东渡日本留学。

自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乱京之后，国内要求变革之声日高。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吴玉章曾有诗咏道：“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女情。”秋瑾也有诗道此盛景：“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而清廷也采纳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从丁巳年开始，同意由各省选派青年英才出国学习洋务。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大批有志青年，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及教育，或西洋，或东洋，或官费，或自费，直挂云帆，乘风破浪。

留学人员分为自费和官费两种，自费出国，须由所在府、道官员担保，官费生除担保外，还必须由省一级最高军政长官咨送，并且名额很少，每省每年只有一至两名。这次湖北选派两名官费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强调要公开考试选取。考试结果，就读武昌两湖学院的杨度第一、黄兴第二。

戊戌变法那年，蔡锷也从时务学堂参加投考湖南的官费留学生，在五千多考生中名列第一，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录取。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根据朝廷旨意，时务学堂被解散，蔡锷的官费留学资格也随之被取缔。

蔡锷是返回日本途经上海时，在湖南会馆认识他们二人的。他们听说蔡锷也乘这班轮船走，三个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当然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三人的命运，甚至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一道，将终生绑在一起，无法分开。

黄兴告诉蔡锷说：“时务学堂被查封的时候，我曾经联络在武昌的仁人志士到知府衙门组织抗议活动，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我还被他们扣押了几天。武昌知府梁鼎芬，是我们两湖书院的院长，他本来要将我除名，幸亏湖广总督张之洞过问，我才没被开除……”黄兴黑红色的脸庞上棱角分明，体形高大魁梧、目光深沉、面露刚毅，话音虽然不高，但让人听起来就像轻轻撞击的洪钟一样当当作响。他穿着蓝布长衫，脑后拖着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后来他对蔡锷说，他并不激进地剪掉辫子，是为了方便回国革命时隐藏身份。

杨度也开口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悦耳。“可惜，维新变法，竟不容于慈禧太后与一班昏庸大臣，致使功败垂成，让人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民族，正因为沉沦的时间太长，所以崛起的道路，才加倍的艰难……”杨度的谈吐，永远都像他的文章那样文采飞扬。他身材适中、面容英俊、风度翩翩，着一身可体的白色西服，一看便是一个富家子弟。前几天在上海时，他还穿一袭月白色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今天一上船，便立刻摘去假辫子头套，露出齐耳的短发，并且换上了时髦的西装。他告诉蔡锷，这身西装和头发，都是他前几天在上海租界里花钱办妥的。

黄兴的大嗓门尽管已压低，但其回音仍然轰然作响。“梁任公先生我早就认识，康南海我也见过一面，对他们的学识品德，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我对他们的主张并不赞成。前些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皇帝身上，希望通过封建皇朝本身的改革，实现国家的振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今之计，唯有唤起民众来一次彻底革命，彻底

推翻清朝王朝的统治才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运篇》中的词句，是我们中国人心中自古就有的理想。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向往着一个平等、富足的社会，经过两千多年，我们还是没有达到。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

听着两位朋友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蔡锷却始终默默地坐着，沉闷无语。他的眼睛始终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和海平面上的铅灰色浮云。船行在茫茫大海之上，慢慢地连海上的岛屿都看不到了。除了偶尔可以看到几只绕船飞行的海鸟之外，其余就只有海浪和海风了。

杨度注意到了蔡锷的沉默。“松坡，想什么呢？……”

蔡锷吐出一口闷气，大口吸进带咸味的潮湿海风。海上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转眼间阳光就不见了，天上已经有不少厚厚的云层在移动。这时海风越来越大，海浪也越来越高了，“山东丸”号开始剧烈地震荡起来，船上的物品已经在砰砰作响地摇晃着。蔡锷转过身来，望着面前这两个意气风发的新朋友。

“我在想谭先生和梁先生。任你满腹经纶，任你学富五车，在枪杆子面前，真是什么事也不顶。一腔报国热情，全都要付之东流……两位仁兄，我决定了，这次回日本，我就报考陆军士官学校。要强国，先强兵，要想建功立业，救国救民，就得从投笔从戎开始，练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吧。”

杨度点点头。他说，“我坚信中国的复兴，必将在我们这一辈实现，国家复兴的大任，就寄托在我辈身上。不管走什么样的路，我的愿望就是在这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有所作为……在这么一个阴沉已久的帝国里面，闯出条新路，也许，现在站在甲板上的我们三人，就是火种。”

海水越往远处颜色越浅，从黑变蓝，大片深奥的蓝，整个眼睛都装不下，直到天水尽头处变成一条灰色的线。眼前是最广阔的海和最无遮拦的天。多少年以后，蔡锷还会常常梦见，海面上的惊涛骇浪，波涛上神奇地闪动着一些璀璨的流星。

## 2 中国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

第三天凌晨，轮船已经进入日本海域，正在经过九州岛的大隅海峡。轮船的右前

方，屋久岛的灯塔相继闪过，从轮船的左舷向北方看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陆地。蔡锷对他们说，那一片就是日本的九州岛。

斜阳照着九州码头，水面泛着银白的波光，码头四周可以看到一些蒸汽船的烟囱正冒着黑烟，大船上照样都有高高的桅杆，也有小小的民船，一路穿梭叫卖或接驳大船上的货物，有序和忙碌是码头的主题。

蔡锷站在码头上，似在自言自语。

“日本蕞尔小邦，40年来，励精图治，发愤图强，长足进步，已凛然与欧美之列强比肩，为什么？隋唐以降，一千多年，他日本代代臣服于我中华，衣我之衣冠，书我之文字，师我中华而亦步亦趋；而今，却凌我大国之上，肆意而为，视我中华如任其宰割之鱼肉，又是为什么？”

黄兴和杨度都没有说话。日本正在不声不响地与中国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竞争，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近邻，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们几个年轻人心中一再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五天的早上，轮船绕过伊东半岛，离横滨已然不远。站在甲板上依稀可见山峦树木、田园农舍。这里的景色似乎和中国江南差不多，只是建筑物要规整漂亮，山林树森也更加郁郁葱葱。

驶进码头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落日霞光中，日暮苍山，倦鸟归林，海面上碎银一样的波光，竟然点缀出几分江南的恬静婉约。

迎接他们的人，穿一袭灰布长衫，有一张典型广东人的清癯面容，眼睛里有一种智慧的神采——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多年以后，经常回忆起发生在1895年四五月间的“公车上书”，回忆起那弥漫于古老帝国士林中灵魂的大痛苦与大躁动。来自十八个省的举人们首次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历来的森严禁网，开创了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方式议政论政并要求变革的先河。他们醒悟到，光绪皇帝是赞成变法自强的，他却没有办法越过慈禧为首的旧党，为一个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做心脏移植手术。他们决意将自己的视线从一片金瓦红墙的紫禁城里移开，在各色翎带如雨的官吏中，也在士大夫和科举生员里，发动起强大的社会力量，以推动维新变法。像那一代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样，梁启超不仅身经那个时代的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

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狽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流亡日本后，他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

介新观念。他那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依旧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旗人政权。不打破它，难以缔造一个强大富足的中国。

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末世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梁启超认识到，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不久，和他的师友康有为以及同一阵营里的光绪皇帝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短暂数月，就戛然而止了。

他知道自己老师康有为永远不会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眼前的进程已深感绝望。暴力革命或许会带来残暴，但是目前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早已不下于革命。他在《新民说》列举说，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梁启超对绘画、建筑、音乐、文学无不通晓，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科学、几何、天文也都熟悉，还有他立身处世的核心因素，政治家的素质，这些都使他在1900年前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年轻领袖。那一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一文，召唤着中国走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步入现代的光明世界。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他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合而为一，预言说老朽的中华帝国势必会返老还阳，重造少年之身；他相信任何时代都有着一样的青年，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促成时代的进步。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迎接着像蔡锷这样远渡重洋来投奔自己的青年。

黄兴和杨度在总领事馆报到之后，随即便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照例先在学院的速成师范科补习日语。经过梁启超的努力奔波，先是说通了驻日公使蔡钧给蔡锷作担保，接着梁又通过国内的各种关系，说服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占用湖南留学生名额咨送蔡锷。这样，蔡锷到年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了。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在日本东京，天空经常是晴朗的。大家经常围坐在四席半的榻榻米上，谈天说地。他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浙江人周树人经常会造访他们，一边品尝着日本的茶道，一边谈论文学和艺术。还有周树人的那个有点孤傲的弟弟周作人和他那个体态微丰的日本女友——他们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要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精神。

杨度的学习能力令人折服。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